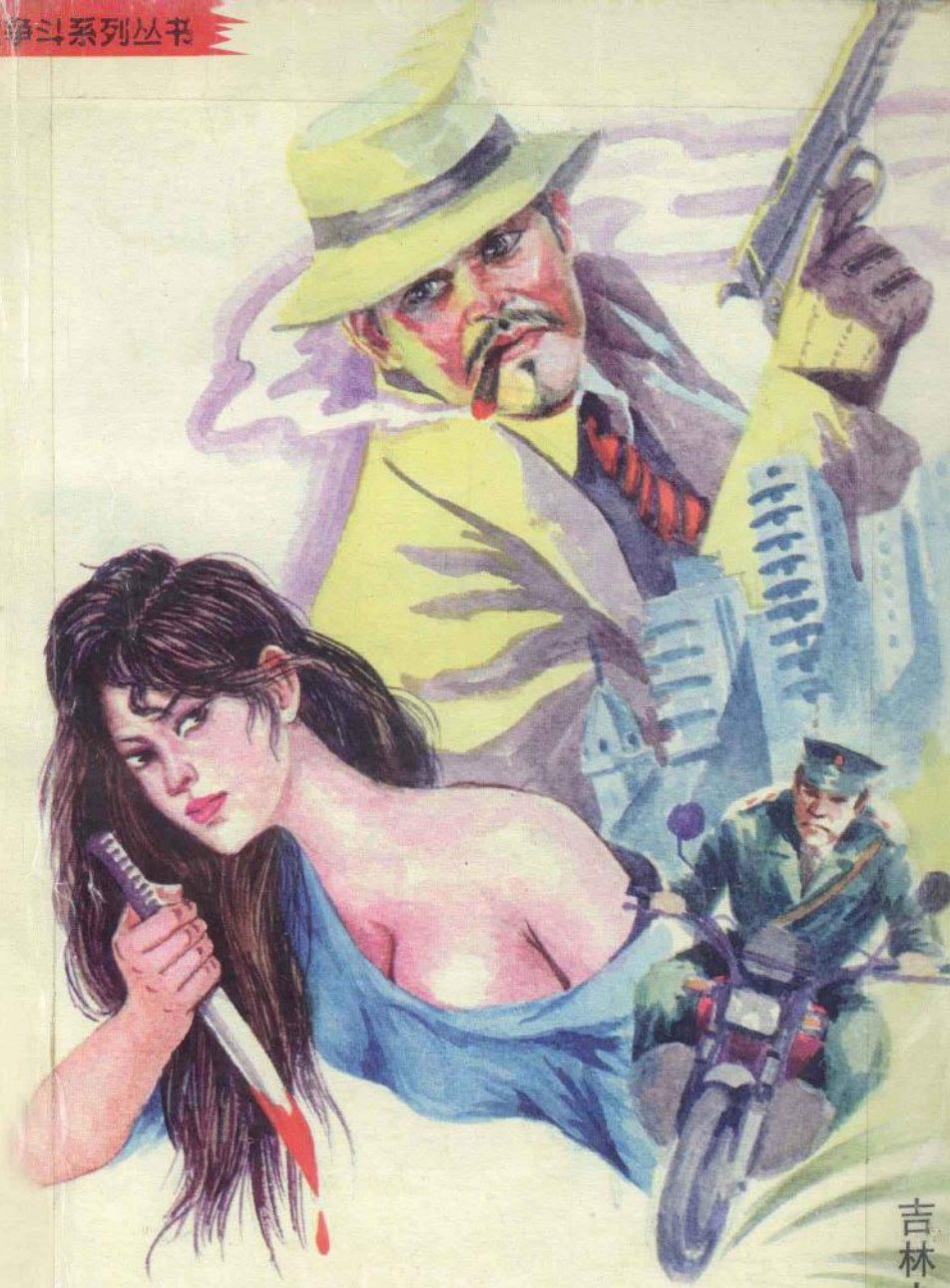


龙腾斗系列丛书



# 黑道混混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 黑道混混

沙利文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01号

黑道混混

沙利文 著

范中华 责任校对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市东兴印刷厂印制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200.000字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册

ISBN7-206-02449-1/G·616

定价·13.80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特种兵叶剑的家人惨遭暴徒杀害后，他离开部队，与“正直、无私”的执法官一道组成了一个新的“法庭”，以暴制暴。当他怒火万丈地屠宰那些黑帮匪徒时，他万万也没有想到，他的仇恨实际上是人为制造的，他从一开始就被人利用了。

本文故事生动，情节波诡云谲，悬念迭起，读后令人拍案叫绝。

## 第一章

### —

在蔚蓝色的暹罗湾北岸，湄公河下游东侧有一座人口近500万的大城市，它就是泰王国的首都曼谷。曼谷地势较低，市内河道纵横，舟楫如梭，佛寺林立，金碧辉煌，素有“东方威尼斯”之美誉。

露天餐厅周围，枝茂花繁，满目芳菲，奇花异草比比皆是。

露天餐厅座落在“南福”大厦二楼。巨大的平台一端是一个六十平方米的游泳池，旁边错落不平的场地支着几十个色彩典雅的阳伞。曼谷的社会名流都喜欢到这个国际饭店来聚会就餐，结识新人。常有一些世界名人下榻在这个饭店，给这个餐厅增添一些意外的情趣和话题。

任明飞正在这里款待从香港来的几位旧相识，他喝得红光满面，但仍提议干杯。

“任先生看起来一帆风顺，事事开心呀。”一位香港客人说。他是香港总督的经济顾问，大学里有名的经济学教授。

“哪里哪里，”任明飞说，“我不过是酒逢知己，兴致格外高些罢了。”

## 黑道混混\*\*\*\*\*

任明飞今年五十七岁，但仍保持着乌黑的头发、强健的体格和活跃的大脑。这位年轻时曾在曼谷赫赫有名的角头老大，如今已是傲视政团的国立法院院长了。从黑帮魁首到政界名流，这其中的奥秘鲜为人知，他在青年时期的所作所为已逐渐被人忘却，曾有一篇传记文章把他描绘成好打抱不平的勇武青年，什么帮会首脑之说实属误传。而他中年时期办企业、搞慈善的功绩却是历历在目，世人皆知。而后他跨入政界，加入选战，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奇迹般地逐渐模糊、烟消云散了。

“任先生，”一位侍者恭恭敬敬地递给他一张折起来的纸条。“十六号桌一位先生叫我送来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任明飞打开纸条，读了上面的内容，脸上的微笑凝固住了。

任大议员，过来一叙，如何？朱迪。

他转过身，看见了离他十米之遥的检察官，后者向他举了手里的玻璃杯，脸上挂着高深莫测的笑。任明飞也抱以微笑。

老杂种，任明飞心里骂道。

“对不起，遇上个老熟人，”任明飞不动声色对同座的客人说。“我去去就来。”

他站起身来，风度优雅地绕过几张桌子，来到了栏杆旁。他不失礼貌地握了握检察官枯瘦的手，拉出了他对面一把椅子坐下。

黑道混混

“看到你这么年轻，我真为自己鸣不平。”朱迪感叹道。“阳光、美酒，还有那些半裸的女人，这就是你的生活。”检察官朝游泳池那边瞧了一阵子。“可我的岁月都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度过了。”

还是老一套的胡说八道，任明飞想。他知道这个冷酷无情的老狐狸决不是到这里来感叹人生的，他脑子里一定藏着什么鬼把戏。

侍者端过来一杯橙汁，放在任明飞面前。

“这是我在这一唯一请得起的东西。”朱迪不怀好意地笑着说。

“不必客气，”任明飞厌恶地把橙汁推到一边，“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，任大议员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退休了。”

“我得承认这是个好消息。”任明飞冷冷地说。

“回首往事，知道我心里最大的缺憾是什么吗？”朱迪直视着任明飞的眼睛，“那就是没能抓住你的手脖子，把你送上法庭。关键时候总会有人顶替那些本该属于你的罪行，天衣无缝的魔法。你是怎样说服他们为你卖命的？”

“你过时了，老朱。”任明飞不理他的话，尽力挑选着恶毒的字眼挖苦他，“你只适合对一些街头流氓进行起诉，遇上稍微高明一些的罪犯，你就只有在法庭上出乖露丑的份儿了。看在我们曾经是大学同学的份上，我一直在关心你的事业，可你总让我失望。”

朱迪眯缝着眼睛望着他，显然被他的话刺伤了。

## 黑道混混\*\*\*\*\*

“你确实是在大学里组织过帮会，我可以作证。”朱迪固执地说。“而你毕业后还在社会上进行过违法活动。”

“政府在这方面作过调查，认为那是青年人的争强好胜罢了。”任明飞语气中有些得意。“十年前有家报纸又煞有介事地重新提起这件事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在背后捣的鬼。”

“你派人把那个人——编辑饱揍了一顿，使他再也不敢见我。”朱迪又盯住了他的眼睛。

“我从未听说过这件事，”任明飞顺手拿起了那杯被他推开的橙汁，喝了一大口，“不过对于那些靠搬弄是非赚外快的文人，是该有人整治一下。我对这种做法表示完全赞同。”

他笑嘻嘻地望着朱迪，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

“还记得我们关于法律与犯罪的争论吗？”朱迪问，摸出一支烟，用打火机点上。

“不记得了。”

你不应该忘记，朱迪心想，因为我还记得。

“你说过犯罪如果超越了某种限度，任何法律都将奈之何。”朱迪想着说，“而你的一生似乎都在解说着这句格言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我曾经一度很绝望，以为你是对的，可后来我想通了，我发现你还是错的。”

“我好像被你弄糊涂了。”任明飞喃喃地说。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“啊哈！我准知道你想不透这一层。”朱迪得意非凡，有意打住话头不往下说。



黑道混混

“听着，”任明飞冷笑着说，“如果你又在转什么鬼念头，我劝你最好打消它。你已经不是检查官了，对付你不比扼死一只臭虫更难。”

“我已经为自己找好了一个隐居之所，别费神找我了。”朱迪喝干了杯中的饮料，说：“最近治安状况很糟，几个月来黑道上死了好几个老顶之极的大人物。”

“你肯定会幸灾乐祸，暗中喝彩。”

“不止是幸灾乐祸，应该说我非常愉快。因为他们的‘死刑’是我宣判的。”

他们长时间地互相瞪着眼，朱迪的神态极为满足，任明飞则显得有些惊疑不安。

“你是说那个蒙面罪恶克星……”

“不错，他是我的刽子手，专门对付像你这种法庭装不下的大家伙。”朱迪站起身，准备告辞。“这就是折磨我那么多年，最后才想通的道理——如果犯罪已超过某种限度，法律为什么还要裹足不前呢？祝你下午愉快，议员先生。”

他把烟头扔进任明飞面前的杯子里，扬长而去。

特种兵教官封波灌下了第三杯啤酒，酒精开始起作用了。

他又拿起了那幅素描画像，长时间地盯着上面的姑娘出神。绝顶漂亮的姑娘，岂止是漂亮，她简直就是美的化身。她的神态中藏有一种高贵的气质，目光带着魔咒般的力量瞧着观画人。画的下面注明她叫阿香。

封波觉得她仿佛在用目光与他交谈，向他倾诉……她到

底想说些什么？

他又灌下一口酒，醉意更浓了。他第一百遍地开始询问自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了，飞机……是飞机失事……空难。一次简简单单的空难夺去了这位姑娘的性命。这是“主宰”的安排。而他，年仅三十的特种兵教官就要开始受难，坠入痛苦的深渊，这也是“主宰”的安排。

他的命运主宰。

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！

可他已经慢慢感受到了那种很真切的痛苦。他闭上眼睛，仿佛看见了一只银色的大鸟在空中飞翔，突然间化成一团火球。他耳边仿佛听见了遇难者临死前发出的惨叫声，其中有一个最凄厉的声音，是他的阿香发出的。

“阿香。”他轻呼着这个名字。

“……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入过伍，受过特种兵训练，当过教官，可后来我才明白，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在所谓的战场上，而是在我们的家园，就在这里！他们比我们假想的敌人更加凶残，怙恶不悛……”

封波扭过头去。电视机开着，音量扭到了最小。画面里有一个蒙面怪物，正在大发议论。

特种兵？罪恶克星？

封波猜到了他是谁，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了部队。他叫叶剑，封波的同事，一年以前发生了那件事……可怕的事。后来他就失踪了。封波知道他失踪的原因，有仇必报，以血还血！

无望的征途，封波想。他久久地盯着电视，冥冥之中觉得自己的命运与这个人很有些相似，同样地无望。

他至少可以把痛苦转换成仇恨，封波想，我呢？

他起身关掉电视，小心翼翼地把那幅画卷好，放进早已收拾好的行李中，他也要不辞而别了，不过不是为了报纸，而是为了赎罪。同事们会怎样想呢？

噢，那个封教官。他不过失去了一个女人……

让他们随便去想吧。

## 二

刘彦文整整一上午都处在忐忑不安的心境中。那封信是早晨收到的，里面有一张男人的照片，和一张没留姓名的字条：

把汪栋找来，中午等我的电话。

刘彦文身为律师，可他名气不是在法庭辩论中获得的，而是靠消息灵通在黑道上混得有一点名堂。他拥有数不清的秘密情报来源，上至政界要人，下至街头痞棍，只要他们缺钱花，都可把手头的“情报”拿到“金威律师事务所”来估价拍卖。“情报”的内容五花八门，但刘彦文总能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东西，很少看走眼。前不久他曾利用一位商界富贾的老婆与人通奸的情报狠赚了一笔。不过今天的照片使他隐隐地感到一点不安，他猜不透其中的奥秘，他只知道汪栋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凶神恶煞。这人独来独往，不属于任何帮派，不过据传闻他也有一个非常有来头的大靠山。刘彦文只知道

那个大人物外号叫 M 先生，在政府中身居要职。

刘彦文通过某个“渠道”叫来了汪栋，把照片交给了他，并说明了情况。在这之前刘彦文已经找个地方把照片复印了几张，藏了起来。他凭直觉意识到这张照片挺值钱。在剩下的时间里，他们俩就静静地坐在布满尘埃的律师事务所里等着。汪栋显然不喜欢与人聊天，刘彦文就只好闭紧嘴巴。

电话终于在将近十二点时打来了，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承认照片是他送的。

“你把照片交给汪先生，向他要钱。其他的事不要多问，让我亲自和他说。”

“你要多少酬金？”刘彦文问。

对方想了一下，“你欠我一千元。”

“怎么称呼？将来总不能让我凭声音辨别你呀！”

这次对方考虑的时间更长。“叫我清道夫。好了，让汪先生听电话。”

刘彦文把话筒递给了汪栋。一千元，他想，照片上的人究竟是谁呀？

“……我们认识吗？……是呀，这无关紧要……不，你错了，我不为任何人服务……好啦，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……请等等，”汪栋捂住话筒，对刘彦文说：“请你站在窗口那边，打开窗户。”

汪栋一直等到街上的嘈杂声传进来后才重新开口：“请说吧……”

刘彦文尴尬地站在窗边，望着汪栋的面孔。他只能靠此

人的表情变化来揣摸这件事了，他看到汪栋注意地听了一会儿，情不自禁地又拿起桌上的照片，仔细观看，最后他放下听筒，把照片揣入怀里。

“我该付给你多少钱？”汪栋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三千元。”刘彦文凭直觉知道这个要价不会被拒绝。

汪栋很痛快地付了钱。“你最好守牢你的大嘴。另外，将来他和你约会时告诉我一声，你会有一笔大财好发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“刚才他说他叫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叫清道夫。”

汪栋点点头，再没说什么就离去了，留下刘彦文和那几张大面额纸币，心中仍迷惑不解。

清道夫，这种人既不报喜也不报忧，但它的情报赚起钱来却毫不含糊。刘彦文决心弄清楚照片里的那个人身份，他相信还会有人愿出大价钱买这些照片。

## 第二章

### —

湄公河，一座美丽的海港。

湄公河西郊，三面环山，北临大海，只有一条杂草丛生的车道穿过茂密的丛林，与公路连接。它里面有一栋豪华而古老的欧式建筑物，四面被高高的围墙围着，一般人很难接近。这座别墅更显得神秘、威严，因为走近了，你会发现还有大批手持自动武器的人员隐蔽在别墅内外。

尤其今天，从曼谷等地陆陆续续驶进了许多豪华汽车。秘密爱国者委员会，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政变分子，又一次在这里聚会。

他们的主席就是这座别墅的主人，国大议员，政界闻人，代号 M 先生。

此时正是下午三点。

在光线昏暗的大厅里，围坐着十六名该委员会的头面人物。他们身份各异，有的是商界大亨，有的是政府要员，也有军界官员。此时正竖着耳朵听会议主席 M 先生发言：

“……我们应该行动了！不惜一切手段，我们应该迅速进入武装阶段，使用暴力夺取政权！”

\*\*\*\*\*黑道混混

他两眼露出坚定而又威慑的凶光，扫视了一下四周，接着说：

“我们酝酿之久的‘暴风’行动，条件已经成熟，暴风就会很快席卷曼谷，向全省蔓延！”

“诸位，这次我们的准备工作十分周密、细致，我们的人还有同情政变观点的朋友被推上了关键位置，现在就要看我们的行动了。”

“由于改变了策略，我们的力量仍完好无损。我相信我们不会重蹈覆辙。”

“这一次行动，我们的人首先不会公开露面，而是秘密进行，它的势头将会十分迅速而且突然，当我们的敌对势力还在晕头转向不明不白的时候，新政权就已经产生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的眼睛闪射出一丝丝欣喜的光芒，看着远方。

在座的人中，显然有几个被他的狂热自信所感染。

“那么，我们在军队里的成员不会有问题吧？”

一位胖胖的男人问。他满头银发，仪表非凡，一看就知是政府要员。

“军队方面，”坐在主席位置上的M先生坚定地说，“我向各位保证他们万无一失，由于事关重大，军队的行动还在第二步，现在正在实施第一步暴力行动，所以不宜透露。”

巨大的会议桌边，每个人脸上表情各异，心理十分复杂。

“我觉得，”一位年岁较高的老头，干咳了两声，神态威严地说，“我觉得我们的前两次行动虽然在发动民众方面给社

黑道混混\*\*\*\*\*

会，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是，规模和声势还是远远不够。另外，我们利用黑社会分子当先锋打头阵，事后被新闻界捅破，使我们的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，使许多人都把政变和黑社会分子联在一起，我想这一次，我们能不能有什么新的……呃，方式？”

“方式不变！”

M先生接过话题。

“但规模要大得多，我们会利用黑社会组织，控制整个黑势力，搞它个底朝天。不过我们不必担心新闻媒介，新政权将施行一段时间的新闻管制，记者们有屁也没处放！”

大厅里响起了笑声。

“到时新政权能获得国际支持吗？”

“只要美国支持，就会有半数国家支持，实施暴风计划的同时，我们也将通过纽约的办事机构与黑手党布特大家族联系，通过他们与美国政府的关系，秘密协商一些具体事宜，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。”

“现在我们的使者已经在和他们联系了，并且还可能帮助我们除掉了一个眼中钉。”

“谁？”

有人好奇地问道。

“就是那个专门与黑帮分子作对，号称罪恶克星的家伙，他现在在美国，恐怕回不了泰国了。”

黑手党布特家族，是美国势力最大的一支黑社会组织。

“罪恶巨星？他不会冲着我们来的吧？”



“哈哈，不过是一个杀手而已，他有什么政治头脑！”

“我觉得，他的出现不简单，弄不好会坏事的。”

“放心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这次暴风行动十分周密，任何一种疏忽都不可能出现。当然那个罪恶克星也不会出现了，他逃不过我们的层层追杀，他决不会成为我们行动的绊脚石！”

“还有没有别的途径？”

“有，”M先生皱起眉头，“但我们的计划是不能拿出来公开讨论的，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一点，现在没有异议，我们表决！”

大厅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，空气顿时凝重起来。

这个计划犹如一只猛兽，今天一旦正式从这间房子出笼，就再也没有人能管束它了。他们把自己的命运都寄托在它身上，一去不回头。

这个计划将很快席卷泰国，掀起风浪，紧接着就会有流血，杀戮，……

就在这时，M先生静静地坐在一侧，他强压着心中的激动。是啊，伟大的事业就要开始了！就要上演一出历史，由我导演、由我主演的历史就要上演了！

“举手表决！”

“好！全部通过！”

“我们伟大的事业开始了！”

## 二

汪栋让司机把车停在道旁的林荫路下，看了看表。